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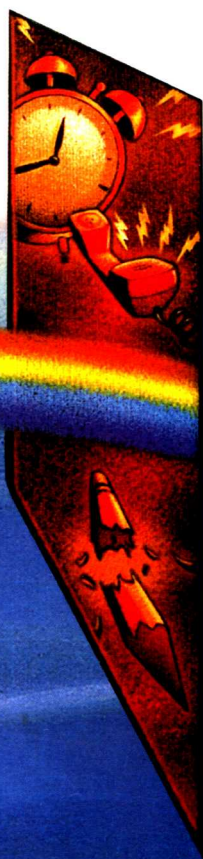
青春文库

# 新概念作文选

青春卷·未完成的期待

萌芽编辑部选编

刘莉娜推荐



明天出版社

#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

青春卷·未完成的期待

萌芽 编辑部选编

刘莉娜推荐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完成的期待/《萌芽》编辑部选编.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4. 9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青春卷)

ISBN 7-5332-4668-3

I. 未... II. 萌...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4878 号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青春卷

**未完成的期待**

《萌芽》编辑部选编

责任编辑: 张 玲 封面设计: 负 二

\*

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90×1240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15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32-4668-3

I·1012 定价: 1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 序



□赵长天

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功举办六届以后，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而且在文学界和出版界建立了威信。这主要依据两点：一是由著名作家和名教授组成的评委会的权威，二是逐步健全比赛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以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所以这项赛事发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和写作新秀。

但是，文章的好坏优劣实在没有严格的、严密的、绝对的标准，见仁见智的情况太多了。况且，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有六万多人参加，水准普遍较高。尽管没有舞弊，尽管初评和复评的专家都很认真，也还是可能有一些好文章被遗漏。每次比赛结束，我都会收到一些信，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帖子，满是落选的孩子表达的失望、遗憾以至愤懑。我完全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虽然我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总还是想努力作一些弥补。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起因。

收入这套书的作品来自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落选作品，编选和点评由几位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的获奖者担任,是为了换一种选拔的眼光。当然,文学的标准总体上说并没有年轻年老的区别,但在不同的年龄段,审美取向还是可能有所差别。当然,还是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还会有遗珠之憾。永远都会有遗珠之憾,能做的只是尽力弥补。但愿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此事古难全”,但愿你们保持对文学写作的热情,也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套书。毕竟,这是你们的同龄人编选的,应该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吧。

# 目录

- |      |     |           |
|------|-----|-----------|
| [1]  | 赵长天 | 序         |
| [1]  | 丁 洁 | 我的高一老师    |
| [4]  | 韩沛奇 | 遭遇上帝的福海   |
| [15] | 雷 蕾 | 速溶时代之上帝之死 |
| [20] | 王梦南 | 黑黑        |
| [26] | 蒋夏炎 | 菠菜带走了我的抱枕 |
| [33] | 李 宁 | 哲人的恋爱三态   |
| [39] | 朱宇蓝 | 袋鼠没有口袋    |
| [45] | 郑 瑀 | 走失的小直     |
| [52] | 李 萌 | 一直行走      |
| [58] | 张 霁 | 未完成的期待    |
| [66] | 夏蓉蓉 | 000       |
| [70] | 蒙柔伊 | 开学第一天     |
| [76] | 杨美琴 | G 的日记和 L  |
| [84] | 陈玉明 | 流年        |

|          |           |
|----------|-----------|
| 跳楼记      | 姚乐阳 [91]  |
| 我是一只虎    | 姚乐阳 [97]  |
| 赤豆棒冰的夏天  | 朱宇蓝 [103] |
| 白色阳光,离…… | 包莉 [109]  |
| 那笑容之后    | 万妍 [116]  |
| Mr. Cool | 林潇潇 [121] |
| 草莓和蛋糕    | 郑琮洁 [129] |
| 那年花开     | 张蕴 [135]  |
| 铅华不洗     | 杨寥星 [141] |
| 云端       | 杜婷婷 [148] |
| 让我们分手吧   | 王一索 [152] |

# 我的高一老师

>>> □丁 洁

我的高一老师

**据** “探子”来报，马上就要分班了，郁闷之情油然而生！因此作文，算是为自己留下一点儿纪念吧！

## 语文老师——吴光明

必杀技：窗后窥人，外加其独有的保护色（墨绿色的大衣），让同学陶醉在大自然之时不自觉地陷入“陷阱”（据窗旁同学哭诉，老师在偷窥时，犹如一片墨绿色的菜叶，一动不动）。在老师的倡导下，如果迟到，咱们就唱《社会主义好》或是写《假如我还有两分钟》，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观念极强，沿路奔跑也成为 12 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总的来说，不要以为吴光明就代表无光明！

## 数学老师——茅淑平

必杀技：请××同学上来做一下这道题。这××一般指有重大讲话嫌疑的同学。茅老师能很坦然地面对某些同学的故态复萌、反客为主，让我们痛苦不堪。俗话说，对待同学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可茅老师对待犯错误的我却是十分无情。因为一次“失足”，成为她的牺牲品，眼看着她马上就能为附近医院间接做出贡献，我还是硬撑着上去，给她作了回“反面教材”。

不过，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她的，喜欢她 1.6 米的身高，206 块的骨头，47 块肌肉牵动面部时微笑的羞涩，86  $\mu$  细的长发在风中飘舞如影如纱，32 颗露出 10 颗的薄怒浅嗔，脚跟







抬起画出形如  $y^2 = 6x$  的优美弧线(数学角度)。

### 英语老师——陈月强

必杀技：强哥经常讲的话是，给我抄 10 遍或扣 10 分。而且常常乱放卫星，说××考试很难，不及格是寻常之事，目的可能为激励同学们拼命读书。上课极其幽默，歌也唱得很好，导致本人的手表不经修理立即继续工作。

### 化学老师——陈少清

本人化学烂得出奇，上次由于选择题过少，化学被我蒙上了“血染的风采”。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化工厂工人，他们也觉得欠我的。这些日子，咱班的化学也成熊市下跌行情，陈老师一脸阴沉，于是开始对我们进行“人文主义关怀”，打击面波及全班，打击手段“快、准、狠”。记得有一次，全班同学在他的手下“死伤大半”，没有完成练习册，门后赫然站立着七个同学，由于学科惯性，使他默默地在心里念叨：“只差一个就能达到八个的稳定结构。”

平日里，陈老师总是面带笑容并称自己不怕胖，不过他的肚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化学实验的圆底烧瓶。现在，他只好把忧愁放入肚子里，任胃酸把它由大化小，由小化无。

### 物理老师——雷云珠

她的敬业是出了名的，每次上课总是神采奕奕地讲题，可惜她把我们当成物理一样爱护，我们却绝不领情。一次上课，一位同学不住地说话，她发现目标后，双眼迸射出几千伏特的直流高压，以波的叠加传入该同学眼中，企图让其自感。由于惯性，这位同学仍来回作着简谐运动，雷老师以  $a = 10 \text{ m/s}^2$  之势冲上前去，短时间之内使之恢复原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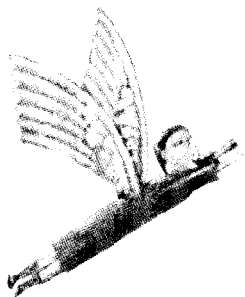
### 历史老师——林大震

脸上写满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沧桑，对纪律不好的同学往往手段严厉。

同学们看到他有时也实在受不了——他的烟癖，不知压迫了多少同学呀！

几个描述，融入我对高一的回忆。其实，我蛮喜欢这群老师，喜欢我的高一生活，也愿明天会更好！

（福建三明第二中学）





# 遭遇上帝的福海



□韩沛奇

我 很小的时候就常常生病，护士阿姨说：“别人是住院，而你是住在医院。”当时我还小，弄不懂这么高深的文字游戏，也只好点头默认了。护士阿姨又问我：“你认不认得字啊？”我告诉她认得，于是护士阿姨就随手拿了一个深蓝色硬皮的本子说：“这是医院里面病人的名单，你念几个给阿姨听好不好？”我接过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害怕，因为认识的字着实不多，我怯着声音读了几个，后来就看到了“陆秋”这个名字。

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姓氏，一个是我钟爱的季节。那一瞬间，竟然感觉到惊讶，因为这个名字似乎是专门为了等待我而生的。我轻声地读出来，像是缓缓地舒了口气，不张扬也不饰雕琢，但丝毫不影响因它而联想起的种种美丽的印象。我读到它的时候停了一下，而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视线滑落到了名字后面的病房门牌号上：303。

呵呵，原来这个名字的主人就住在我对面。

对了，我有说过吗，那时候我才7岁，住在医院里面仅有的两间心脏病特护病房中的一间，另一间就是303。

在医院里面常常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因此我总爱坐在病房的床上看从我门口过去的许多人。一天中午，我看见一位美丽的阿姨在离我门口不远的地方招呼着一个孩子：

“秋，过来，到妈妈这边来！”

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姑娘像蝴蝶一样从303室里翩然飞出，她的头发和瞳孔是漂亮的琥珀色，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皙透

明，她穿着蓝格子的病号服，却散发出这所医院里少有的清新的健康气息。她跑过去用双臂环住她母亲的颈，脸上荡漾开春天一般的笑容，而她的母亲，那个同样拥有琥珀色眼睛和秀发的女子，拥着她的女儿，清澈的眼睛里流露出顾盼流转的温柔。5月晴天的阳光在走廊干净的大理石地面上温暖地开放，瞬间蒸发了所有的痛苦。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刻，它至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场面。哦，那个就是陆秋。

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尽量地把病房的门打开，这样就可以看到秋坐在303的窗台上看一些简单的连环画。窗台上的阳光过分地充足，以至于窗台上的秋就好像是一个模糊的金色影子。但是她在阳光下看书却不眯着眼睛，从来都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我曾经固执地以为那就是为什么她拥有琥珀色瞳孔的原因，于是也想试一试把自己黑色的瞳孔变成琥珀色。而结果就是，在无数次因为强光对眼睛刺激得太久而从窗台上摔下来之后，我的企图也最终随着我跌落，成了美丽的碎片。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心态真是纯洁得可爱，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嫉妒秋。可能是觉得差得太多了，一个是太阳的宠儿，连母亲都被赐予了最美丽的；一个是瘦小羸弱的小女孩儿，深深地渴望把自己纯黑的瞳仁变成琥珀色。说得再清晰一点儿，就是两个数量级，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只好把自己所有的幻想和祝福都寄予在她身上，希望可以在她身上应验，然后在以后的某个日子里可以变成她的模样。那样看着她就好像看着自己未来的影子一样，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个日子离现在还有多远。

那时候我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孩子，也不是一个开朗的招人喜欢的孩子，所以很少有大人会像拍着其他那些像花儿一样的小孩子那样拍着我的头说：“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那时我是多么渴望生活在赞许之中啊，可是又怎么会有人了解一个多半时间在医院度过的孩子的心情呢，除了我的母亲。她比我坚强，面对命运带给她女儿的瘦小与羸弱，她选择了默默承受，而非流泪。





这种纯真的羡慕一直持续到陆秋离开，抑或说是消失。我想她大概是出院了，她原来住的那张床上的蓝格子床单忽然被换成了纯白色的，桌上的连环画也不见了。她也许真的是出院了，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个阳光一样灿烂的身影和她美丽的母亲，从前那些个漂亮的影子就好像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里呼啸着穿过，而霎时间又都成了模糊的，氤氲一片。

我觉得那个支撑着我的梦想也跟着氤氲了。

庆幸的是在秋出院的第二天，父亲和母亲就给我办了出院手续。我不知道自己的病好不好，但是我知道离开这个地方是好的。我拖着自己小小的影子在走廊里面站了挺长的时间，分不清心里到底是自豪还是难过得受不了，大概都有，我告诉自己从今天起就得开始新的生活了，就得走出那个叫做陆秋孩子的幻想了，而以后又不知道该钻进谁的幻想里面去。我把身子蜷起来，在走廊的正中央。后来的事情就记不清楚了，好像是母亲把我抱起来，惊恐地问我怎么了，她的眼睛里面映衬出夕阳的余辉，夕阳的余辉在母亲的眼睛里微微地颤抖。

那时候我还是个自卑的孩子，我现在想。

长大了一点儿，之后身体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好转，只是父母不再让我住院了，即便是再大的病，也是在家里面设立一个简易的病房，请了私人护士来护理。这样也挺好，家里面暖香的气息比医院里的消毒水味好闻得多，麻木了我的神经，久了就把家当成了医院，而在医院里面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就被淡忘掉了。父母爱我如同爱着温室里的花儿一样，寸步不离，而他们的女儿却不再像以前一样渴望被当成花儿的感觉了，大概是倦了或者腻了，大概是外面还有更多事情需要他们的女儿去骄傲。

我在的学校是这座城市乃至这个省里面最好的学校，是每个黄昏我走在它的操场上都会浮起淡淡骄傲的，在每一个轻轻抚摸它的墙壁的瞬间都会想静静地流泪的学校。当我在那儿度过了3年又迎来了即将到来的又一个3年的时候，我觉得那真

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与荣幸。后来进了学校电视台做副台长，顺便进了学校的文学社做编辑，跟着许许多多可爱的师兄学姐们穿梭在广播站、制作室和团委之间，放了假也和他们一起做东西到天黑，日子过得匆忙但是充实。好像是活了这14年，头一次觉得自己是真的有价值，也是头一次觉得用不着那么羡慕别人。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当时没有选择这条路，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想不出来就告诉自己，生活其实不可以被假设，就像我们无法拒绝奇迹出现一样。

那天我在广播站整理一个大箱子，看见了一沓白纸，上面密密麻麻有许多字。因为好奇便不由自主地拿起了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高一入学同学的名单。忘了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看名单的嗜好，我饶有兴趣地看这些名字。也就是看着看着，我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两个字。

好像是一道激烈的闪电一样，许许多多支零的暗黄片断迅速地闪过眼前。春光明媚的5月的上午……琥珀色的瞳仁……窗台上的连环画……蓝色格子的病号服……阴冷干净的走廊……穿着粉绿色长裙的年轻母亲……

“嘭！”我的头撞到了什么东西，好像是冰凉的地面，周围充斥着浓浓的消毒水味。我抬起头，伸手触到了白色的墙面。这是一条有阳光的走廊，尽头有两个模糊的轮廓镀着太阳的光芒，我看不清她们的脸，我坐的地方很冷，我伸出手想触一触她们身旁的阳光的温暖，可是却怎么也触不到……

“嘿，干吗呢？”

我被推了一下，然后才清醒过来。同伴说你刚才的样子傻死了，拿着一卷子白纸嘴里还嘀嘀咕咕的，天晓得说了什么。我没敢抬头看她，她说了一阵子就走了。这时我才重新拿起手里的纸，湿了，而自己的脸上觉得紧紧的，我揉揉眼睛抹去了那些让我觉得模糊的水，看了看纸上的字。我知道我没看错，那上面写的是：

陆邱！

我费力地整理着从前那些凌乱的思绪，像是在暗房里冲洗着若干年前的胶卷。是从前那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陆秋吗？不





是的，一定不是的。她们名字的字不一样，而且怎么会那么巧？可是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喊：就是那个陆秋，从前你还生活在她的幻想里面，怎么会不记得？我生活在她的幻想里面？我为什么要生活在她的幻想里面？我没有幻想也可以活得很好！我想起在一个红通通的下午，一个瘦小的小姑娘在一段走廊里蜷缩着，她的头发和瞳孔是深黑色，她的脸因为有病而变得苍白……她是谁？

我用力地甩甩头，我不能这么想，书上面说这样会患精神分裂症的。我几乎是颤抖着跑出广播站的，脸上潮乎乎的。一种黑暗的熟悉感觉拥着我，我明白，自己是怕了。

我梦游一样回到了班级，心脏因为奔跑而跳得飞快，我用手反复地抚摸不安分的心脏，心里想着昨天大夫还告诉我不能做过激的运动，可是我今天就没有听话。我的手冰凉，忙倒了杯热水，倚在教室的窗台上一口口喝完。窗台上有一株暗红色的菊花，耷拉着脑袋好像是在哭泣。

一节课下来之后，我决定去见见陆邱，我希望她和陆秋不是一个人。我告诫自己千万别慌，世界这么大，别说是碰上，就是去找一个7年前一起住过院的人也不容易呀！于是我发动了挺多认识的同学，终于在第二天的上午，循着朋友手指的方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我想看的人。

她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在太阳下被阳光亲吻，而是坐在操场上一个有阴影的角落里，一袭黑衣。从我的角度，我看见了一张让我觉得有一点儿奇怪的脸，皮肤纯白得近乎透明，眸子大而且好像装进了漆黑深邃的夜，上面的眉淡而细长。她的被削得细碎的头发过了肩，此刻温顺地自然垂下，像是许多个着青衣的日本女子，低眉顺目的。她把头倚在棕黑色的墙上，蹙眉看着操场上那些黑色的影子。我看不清她的眼神，但是感觉得到一股月光一样淡淡的忧伤，让我听见了冰冷飞过耳畔的声音。

我听到了朋友惊讶地低呼，她说：“你们长得真像，是不是？”

我们长得真像，是不是？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是这样的一种局面，没有看见琥珀色的长发和眸子，却看见了一张与我近似的脸。我本以为只要没有看见那个陆秋就可以平静下来，可是这个陆邱的出现却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没办法不去关注这个女孩子，毕竟，她是这个世界上，也许是惟一个，与我有着惊人相似的相貌的人。

因为工作的机会，我常常可以看见陆邱，她真是特立独行的孩子，而我在骨子里却是安分的，这大概是我与她最大的不同。比如说，她逃脱一切穿校服的机会，固执地只穿一套衣服：黑色没有花饰的高领毛衣和黑色帆布的裤子，纯粹的休闲装，但是却并不显得随意。天冷的时候在外面加一件黑色的长大衣，大衣左手边的袖口有四颗晶莹的扣子，在她每次撩起挡在眼前的碎发的时候都闪烁起来，折射出很漂亮的光芒。我不得不承认，她是我所见过的最适合穿黑色的人。我曾经以为我是最适合黑色的，可是看见黑色在她身上达到的高雅与不羁完美结合的效果，就觉得黑色在自己的身上仅仅是一层简单的外壳，掩饰和包裹自己的安静。再比如说她可以把头发散开，让它们尽情地跳舞；而我只能用各色的皮筋套束缚住我的头发们的自由，然后任它们在每一个洗完澡之后的清晨抗议，支棱得一塌糊涂，也只好如此。再比如说在某一天的早上，当我穿着很不合体的校服支棱着头发正在做一次采访时，看见一身黑色的她无比潇洒地从我眼前闪过，乃至我要采访的人的视线都偏离了镜头。采访结束后，我采访的那个人跟我说：“我刚才看见一个女孩子跟你好像噢！可是……”我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我和邱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第一次被人婉转地告诉自己这么狼狈，我觉得那真是我活到这么大最难为情的时刻。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因为邱的存在，我开始愈发地不完美了。

我几乎是每天上学都能看见她。有几次她会侧过脸看我，放肆地盯上一分钟。而我每次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迎接她的目光，总是低着头匆匆地从她身边快速走过。我可以想象得到她在我的身后是怎样轻扬起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也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在旁边看着的人又是以怎样一种近乎崇拜的眼神看着邱，而不会在意那个已经走过去的女孩子，尽管她们是那么







相像。

我在音乐教室看见过邱弹钢琴，看见她的在黑与白的琴键间如云般游移的手指，像是纤细而苍白的精灵在跳舞，极美。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它们也曾与钢琴有过9年的亲密接触，然而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它们早已经僵住了，我曾亲眼看见那些灵气在指尖升腾、蒸发，觉得真是心疼。邱只是弹王菲的音乐，没有谱子，伴奏都是即兴的编排。这一点我们倒是一样，可我没有她诠释得那么好，那么动人。似乎她的手指是专门为王菲而生的，倾注了她所有的感情。我想起从前的一个童话，公主的琴师为了拯救中了魔法的公主，不惜答应了巫师的要求，用自己全部的感情换取最好的音乐唤醒公主，当他终于把这段音乐弹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指尖渗出了鲜血。而当一曲终了，公主醒来的时候，年轻的琴师已经倒在一片红色的琴键上了，永远不会再醒来。

邱的美丽与不羁让很多人刮目相看。在她出入的地方，总有许多人在小声地议论，从她的发型到书包的颜色，自然少不了关于有一个女孩子和她长得很像，听说还是电视台的之类的。我听见过一群小女生叽叽喳喳地议论，那一瞬间，我真想听听她们是怎么说的，可是当她们提到我时我又怕了，扭头跑掉了。我怕她们说我和邱相比简直是一无是处。那次我站在阳光下，低头看着胸前那个写着“校园电视台副台长”的橙色小牌子和脚下小小的影子，觉得一切都委顿了。阳光刺得我的眼睛生疼，天晓得我是不是流下了眼泪。

我尽量躲着她，避免一切和她打照面的机会。然而上帝却不照顾我，在我吃饭的桌旁、上体育课的教室里甚至是取信的收发室里，那个黑色的影子总是出现。完美的人招来的嫉妒总是多于羡慕，有许多次我听见一群人在议论着种种关于邱的小道消息，说得有理有据，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真的，可是没有勇气出来反驳。不是因为的确凿的证据，而是因为我怕她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成了我。我清晰地记着有一次一个女孩子故意坐在邱占的座位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鼓起勇气小声说：“那儿已经有人了！”可是她没有听见。邱回来了之后什么都没说，